

豫章叢書

第之四册

五代補史

丁卯冬月
于幸昌禔廬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五代史補五卷宋陶岳撰岳字介立
潯陽人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尙多
闕略因取諸國竊據累朝勦業事蹟編次成書
以補所未及自序云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
壬子蓋眞宗之祥符五年也晁公武讀書志載
此書作五代補錄然考岳自序實稱五代史補
則公武所記爲誤公武又云共一百七事今是
書所載梁二十一事後唐二十事晉二十事漢
二十事周二十三事共一百四事較公武所記

少三事考王明清揮塵錄載母邱儉貧賤時借
文選於交遊閒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鑲
之遺學者後仕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
書籍初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云云今本
無此條殆傳寫有遺漏矣此書雖頗近小說然
叙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故歐陽修新五代史
司馬光通鑑多採用之其間如莊宗獵中牟爲
縣令所諫一條云忘其姓名據通鑑則縣令乃
何澤又楊行密詐盲一條云首尾僅三年考行
密詐盲至殺朱三郎實不及三年之久又王氏

據福建一條云王審知卒弟延鈞嗣據薛史通鑑延鈞乃審知之子又梁震裨贊一條云莊宗令高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遂棄輜車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通鑑考異辨莊宗當時並無詔命遣急遽之事岳所據乃傳聞之誤凡此之類雖亦不免疏失然當薛史既出之後能網羅散失裨益闕遺於史學要不爲無助也

昔人論史自遷固以降以歐陽公五代史爲最善蓋義例謹嚴文章高簡非晉唐他史所可及第遺聞瑣事間有不如薛史之明備者吳縝纂誤一書論之甚詳當是時陶氏介立曾撰五代史補五卷取諸國竊據累朝創業事蹟編次而成以補薛史所未及其敘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廬陵涑水多采用之又王氏元之五代史闕文命意與陶氏同而辨賢奸心跡尤爲不刊之論此外如尹氏師魯之五代春秋仿編年體斷制有法且於十國興廢大事必大書特書深得春秋之義雖篇幅較簡然少少許勝多多許洵足與

陶王媿美矣余先後於坊間得此三種喜其足與歐
書參考也爰併付手民以廣其傳世之讀五代史者
得此審辨之印證之庶於史學不無小補乎光緒壬
午壯月山陰宋澤元識

五代史補第一

宋潯陽陶岳撰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議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

五竹身補第一
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返者其餘皆斬之謂之拔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敬翔裨贊

敬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陳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爲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

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爲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爲長眾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腳入棘鍼地走三五遭汝

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旣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佯狂

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乃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摺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卽日遂佯狂

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頔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
遣其子元璩修好於行密元璩風神俊邁行密見之
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頔罷兵初頔之圍城也嘗
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
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頔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於
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
其字上加艸爲其菜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玉
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舞雩下加皿

爲盤盂左加玉爲玕玉右加邑爲邗地使者取亡字
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草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
爲邛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
慚而去未幾頽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
爲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
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
頭至是以元璩通昏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
署爲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

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
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瘳且詐稱失明
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牆抵柱至於流血姬
妾僕隸以爲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
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
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爲他人所有今
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
雖死無恨妻以爲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
喜倍道而行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家人
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槌以擊

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呼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卽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爲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爲禮待加於諸將
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爲報但恨無入陣馬
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常
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廢隸報適退槽馬生一駒
見臥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
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
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
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張鎰爭權襲殺
鎰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溫旣而溫復爲自安之計